江苏竹枝词中的“桥”意象与空间建构研究

李新城 [1*]

（[1]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江苏省自古水系纵横、河网密布，桥梁建筑发达，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学文化资源。江苏竹枝词中有大量桥意象的相关描写，在文学地理空间层面，桥承担交通、商贸、出游等实体功能，串联起水流沿岸的市井生活与区域经济；在文学审美空间层面，桥与离别相思、物感叹逝相关联，成为情感表达与时间象征的载体。通过桥这一微观地理符号，竹枝词将水域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联结，构建出具象的文学空间，为水域文化的活化利用提供新路径。

关键词：江苏竹枝词；水域文化；桥意象；文学地理空间

DOI：https://doi.org/10.71411/zgwxxk.2026.v1i2.1249

The Study on the Bridge Imagery and Spatial Construction in Jiangsu's ZhuZhi Poems

Li Xincheng[1*]

([1]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Jiangsu, Xuzhou, 221000, China)

Abstract: Jiangsu Province has been crisscrossed by waterways and dotted with a dense network of rivers since ancient times. It is also renowned for its advanced bridge architecture and rich literary and cultural resources. Jiangsu's ZhuZhi Poems feature numerous depictions of bridges. At the level of literary geographical space, bridges serve practical function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trade and leisure, connecting the daily lives of the people along the waterways and regional economies. At the level of literary aesthetic space, bridges are associated with parting, longing, and the transience of things, becoming carriers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symbols of time. Through this micro-geographical symbol of the bridge, ZhuZhi Poems closely link water culture with the daily lives of the people, constructing a concrete literary space and providing a new path for the revital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culture.

Keywords: Jiangsu's ZhuZhi Poems; Water Culture; Bridge Imagery; Literary Geographical Space

引言

江苏是典型的“水乡泽国”，水系纵横、河网密布，长江横跨东西、大运河纵穿南北，天然形成了水隔而桥连的基本格局。如果将水看作这片土地的“骨架”，那桥则是水之上最富人文内涵的“关节”。“小桥流水人家”是江苏水乡的诗意写照，如扬州的五亭桥、廿四桥，苏州的山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5 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一般项目《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江苏竹枝词研究》（项目编号：S2025103200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新城（2005-），男，山东德州，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通讯作者：李新城，通讯邮箱：2245706482@qq.com

塘桥、宝带桥……这些桥不仅仅是交通设施，更是历史、经济与文学艺术交汇的空间载体。

目前，学界关于江苏水域的“桥”意象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对桥梁建筑的梳理，如吴齐正《江南大运河古桥》[1]主要对江南大运河古桥的历史变迁、建筑特点、人文典故展开全面介绍。周新成，张国林《姑苏桥文化》[2]则主要对苏州的古桥展开介绍，这两部论著都从宏观视角对江苏水域的古桥做了一个系统梳理，但没有从文学角度展开深入研究；从文学地理学及文学意象角度研究桥意象的论文较多，但缺乏对江苏地域古桥进行系统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雨墨，杨雨《津桥意象的时空嬗变：唐代诗歌中的洛阳文化镜像》[3]从唐诗入手，介绍了津桥意象的生成逻辑与阶段演变，并将其升华为政治兴亡的隐喻和洛阳兴衰的镜像。王晓梦《中国古典诗词桥意象探析》[4]从意象角度入手，探究“桥”意象在古典诗词中的抒情表达空间及审美空间。

本文基于文学地理学视阈，对江苏竹枝词中的桥意象展开研究，挖掘江苏水域中桥意象的空间建构，进一步实现江苏水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江苏竹枝词中桥意象诗歌总况

江苏地区长江横贯东西、大运河纵横南北，成为江苏省重要的地域象征，江苏水域的桥梁不仅是中国古代交通的枢纽，同时也作为一个文学地理空间在竹枝词中频繁出现。江苏竹枝词对水域的相关描写丰富，建构详细，且主要集中在“桥”这一地理要素的书写，展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依据《中华竹枝词全编（江苏卷）》[5]、《江苏竹枝词集》[6]、《邗江三百吟等三种》[7]、《姑苏竹枝词》[8]等书籍，以“桥”为关键词进行频次搜索超 2000 次，通过对 2098 组竹枝词进行文本分析发现，江苏竹枝词中有关桥意象的诗歌主要集中在扬州、苏州、南京的古桥，其中苏州的山塘河区域桥梁、石湖行春桥、南京的秦淮河区域桥梁、扬州瘦西湖区域的红（虹）桥、二十四桥着墨较多。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作品往往会借助名家的地位、声望和影响力而产生文学扩散，即名家效应。唐代杜牧在《寄扬州韩绰判官》中曾描绘二十四桥的盛景，因此在后代文学作品中“二十四桥”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高频次出现，在江苏竹枝词中相关描写就多达 25 处。

江苏竹枝词中桥梁的相关书写呈现出两种主要形态。其一，桥梁多作为诗歌意象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意象相互交织，共同构建特定的审美空间。例如山塘桥、虎山桥，常在描写山塘、虎丘景观的相关诗作中反复出现，成为这一地域空间的典型意象符号。其二，部分竹枝词则将桥梁作为独立的吟咏对象，对其空间形态与人文内涵进行具象化书写。以孔尚任《清明红桥竹枝词》[5]724、杨舫《红桥竹枝词》[5]272 等作为代表，这些作品详实呈现了清代扬州红桥一带的市井风貌与民俗风情，使桥梁本身成为诗歌叙事的主体，而非附属于其他意象的空间元素。

2 江苏竹枝词中桥的文学地理空间建构

江苏竹枝词因其独特的“纪风土、讽风俗”的诗学特性，导致其文学地理的现实空间较为突出。邹建军、周亚芬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中指出：“在文学地理学意义上，所谓文学作品的现实空间，是指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以一种现实的眼光如实地描写自然地理形态，作品中存在的空间形态与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实景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形，可以唤起我们对于现实地理空间的实体印象[9]”。江苏竹枝词中关于桥意象的描写涉及交通、出游、商业诸多方面，以诗人的空间体验为依据，以具体的地理物象、事象为空间点，在客观存在的自然、人文地理空间基础下，完整建构出立体性、独立性的文学地理空间。

2.1 交通空间与漕运贸易

《说文解字》：“桥，水梁也。从木，乔声”。段玉裁注：“梁之字，用木跨水，今之桥也”。桥是指为了跨越江河湖海等障碍便于人们通行而在水上搭建的建筑物，将行人从一方空间转移至另一空间。桥的本质即交通空间，一方面桥梁将分隔的城镇、乡村重新连接，形成完整的陆路交

通网。行人、车马无需依赖渡船，即可安全便捷地往返两岸。如“过桥买酒待月出”[5]185 记载的就是过南七星桥买酒的陆路交通；另一方面桥梁作为陆地与水域的连接点，既是船只的停靠空间，又是水路交通的必经之路。前者如“双桡画舫集桐桥[5]455”“十里枫桥罨画船[5]124”均是对画舫船只停靠桥头的真实再现。后者如孔尚任《清明红桥竹枝词》：“法海红桥浅水通，船船堂客珠帘笼。”“红桥南北无多水，款款摇舟万里长[5]725。”记载了扬州行人水路出行，途径红桥的场景。明清时期南北方人们的长途旅行，亦经常借助水路交通，苏扬两地的水路及桥梁状况在明清小说中记载较多，如清代小说《蝴蝶缘》虽写隋代故事，但亦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清代江苏水路交通的情况 [10]。主人公蒋岩青从苏州到扬州娶妾，从苏州雇船，过镇江进瓜州闸，而后到达扬州钞关。《儒林外史》中鲍廷玺到扬州寻他姑爷季苇萧也是从苏州搭船，通过大运河水路交通来到扬州。均描绘了清代江苏水路交通的繁盛[11]。

此外，桥梁在支持水上运输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袁学澜《姑苏竹枝词百首》云：“湛湛胥江贾舶聚，万年桥上万人行[5]468。”朱彝尊《罛船竹枝词十三首》云：“东溟大艑也嵯峨，灭渡桥头衔尾过[8]729。”均描写江南运河—环城河来往漕运船只密集、行人繁多的盛况；明清时期扬州因大运河而再度繁荣，承担着盐业经济、行政的功能。王自立在《扬州盐业史话》中认为明代“开中法”向“纲盐法”的转变，使扬州成为特许盐商的总部基地。清代两淮盐区“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的经济地位，令盐商通过“急公议叙”获取功名，形成独特的“官商一体”身份[12]。扬州段大运河之上的桥梁则凭借地理优势成为盐业生产与运输体系中的关键空间节点，承载着从制盐、启运到装卸的完整流程，具象体现了在地方社会中盐业经济链条。

林苏门《邗江三百吟》“清和四月北桥头，煮水为盐出海陬[7]15。”郝璧《广陵竹枝词》里“舳舻千里虎形盐，长日江干积雪担[5]19。”还有阮充《扬州竹枝词》中“襟淮枕海水泱泱，煮得给盐白似霜[5]161。”等诗句，都描绘了扬州地区在桥边晒盐、制盐的独特劳作场景。此类劳作常依托桥头展开，桥成为盐业生产向水运过渡的起始点。

在江苏竹枝词中也有关于桥头运盐习俗的相关记载，林苏门《邗江三百吟》云：

两淮运盐开江，本年新单，名曰“头桥”。船泊北桥一带；盐政择日亲诣放行，名曰“放头桥[7]15”。

“放头桥”是两淮盐运的一个标志性环节，指盐政官员亲临北桥，择日主持本年首批新盐船队放行的仪式，且一般在农历四月开始，如“春深盐务放头桥[5]758”“清和四月北桥头[7]15”。此处“头桥”既指地理位置“桥头边”，也隐喻年度盐运的“首航”之意。

2.2 出游空间与商业空间

在江苏水域的桥空间中，桥边杨柳、枫树、梅树密布，桥下水流清澈，芙蓉盛开，构成一个“万柄荷花千树柳[8]123”的优美自然空间。且基于桥的交通功能，桥附近多酒馆、茶馆、小菜店，亭台楼馆林立。因此桥也慢慢发展成为赏玩出游、商业繁华的空间，如张霈《行春桥竹枝词八首》：“苏州三百九十桥，乐事无如此地饶[8]209。”记载的是苏州古桥是人们出游乐事的聚集场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州的山塘街—虎丘山区域、石湖的行春桥、扬州的瘦西湖以及南京的秦淮河区域。

2.2.1 山塘街—虎丘山

七里山塘东起度僧桥，西至虎丘山，连接着阊门的繁华都市及花农聚集的虎丘老街，地理位置优越，风景优美，漕运兴盛，商业繁华，其经济活跃程度堪称江南之冠，因此山塘街—虎丘山区域成为当时人们赏玩出游的优先选择地，“龟峰塔近虎山桥，桥上行人来往劳[8]251。”“山塘七里集兰挠，水辔争先急橹摇[8]97。”记载着当时车水马龙的盛况，“花月平分三里半[8]97”的特性也决定人们的出游以赏花、赏月为主，赏月如宋懋澄《阊门竹枝词》云：“中秋结伴虎山桥，

四野无云星动摇[5]723。”蒋泰阶《山塘竹枝词》：“桐桥圆月上楼台，鳞集游船向暮开[8]350。”袁学澜《虎阜杂事诗七言绝句一百首》：“秋风明月半塘桥，曾奏当年沙嫩箫[8]366”。赏花如冯敏昌《姑苏竹枝词》云：“惟有梅花开最好，春来人说虎山桥[5]452。”袁学澜《续咏姑苏竹枝词百首（并序）》云：“第一游春是探梅，虎山桥下酒船开[8]117。”这两首诗都展现了人们赏梅游春的场景，让人“年年到此一销魂[8]248”。

“白公堤上花成市[8]334”，七里山塘也形成了种花、买花、卖花的商业空间。在《桐桥倚棹录》中记有：

每晨晓鸦未啼，乡间花农各以其所艺花果，肩挑筐负而出，全集于场。先有贩儿以及花树店人择其佳种，鬻之以求善价，余则花园子人自担于城，半皆遗红剩绿[13]167。

展现桐桥附近买花、卖花的生活情景，在江苏竹枝词亦有记载，买花如吴绮《虎丘竹枝词四首》：“红红白白满桐桥，买得花枝别样娇[8]333。”体现了桐桥作为买花、卖花的商业交易。种花如朱宗淑《虎丘竹枝词三首》：“山塘七里旧繁华，园客家家尽种花[8]339。”描绘了当时七里山塘种花的盛况。

山塘街—虎丘山区域不仅仅是清代的花市，也是当时市井消费的空间，在《豆棚闲话》第十则《虎丘山贾清客联盟》中的十二首竹枝词就记载了山塘街商馆林立、商业繁华的景象，通过小说记载可见一斑：

阊门外，山塘桥，到虎丘，止得七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过了半塘桥，那一带沿河临水住的，俱是靠着虎丘山上养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砑光的人。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挨次铺排，到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俗语说得甚好：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太医院药方、都是有名无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有几个士夫才子，当初也就做了几首《竹枝词》或是打油诗，数落得也觉有趣。我还记得几首，从着半塘桥堍下那些小小人家，渐渐说到斟酌桥头面上去：

路出山塘景渐佳，河桥杨柳暗藏鸦。欲知春色存多少，请看门前茉莉花[14]108。

2.2.2 行春桥

“苏州有旧俗，农历八月十八日游石湖，行春桥下来看串月。所谓串月，指的是八月十八日月光初现时，在行春桥下，其影如串；桥边石湖有上方山，山上有塔，塔有铁链，月光下有影，联成一串。两个‘如串’，形成历史上串月奇观[2]47”。因此，行春桥成为人们赏月出游的热门地点，“桥上游人行不断[8]210”“一年好景入秋多[8]220”“万点灯光星火集，行春桥下似明河[8]220。”都展现了行春桥人们月夜出游之盛。行春桥不仅仅有串月之景，亦有音乐之盛。“酒船歌舫往来娱[5]456”“肉山酒海沸笙歌[8]98”“惯教儿女唱歌去[8]209”秋月与音乐共同构筑了行春桥的出游空间。

2.2.3 瘦西湖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二十四桥自古以来就是扬州不可或缺的城市风景，吸引无数文人墨客来此出游，如明代刘涛《扬州竹枝词》：“二分明月一声箫，半属扬州廿四桥[5]150。”是人们出访二十四桥赏月、听箫的真实记录。清代边中宝《扬州杂咏》：“衣香人影如梭织，踏遍维扬廿四桥[5]179。”再现二十四桥人民出游的盛况。

明朝时期，瘦西湖小秦淮河发迹，成为扬州新、旧二城的界河，以自然景观为主，人们常于此地出游，如阙名《广陵古竹枝词》：“尘扑罗裙缓步摇，侍儿扶过小红桥。”“桥头日暖鹑鸠呼，阿嫂平肩带小姑[5]16。”展现明代小红桥的出游空间；清代，扬州成为两淮盐业的中心，是漕粮和淮盐运转的枢纽。七下江南的乾隆皇帝曾发出“广陵繁荣今倍昔”的感慨。瘦西湖区域亭台楼馆林立，是扬州园林的杰出代表，孔尚任《清明红桥竹枝词》云：“桥东亭馆重重闭”“郭

外所亭何处好，朱朱纷纷靠红桥[5]725。”均展现了瘦西湖园林建筑之胜。扬州依仗漕运、盐业及大运河的交通优势，商业较前代亦更为繁盛，《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记载：

画舫有市有会。春为梅花、桃花二市，夏为牡丹、芍药、荷花三市，秋为桂花、芙蓉二市。又正月财神会市，三月清明市，五月龙船市，六月观音香市，七月盂兰市，九月重阳市。每市游人多，船价数倍[15]。

从正月“财神会市”到三月的“水上修禊 ”、清明踏青，再至五月端午龙川市”、中元节的“盂兰会”，均依托扬州红桥及画舫开展，商业气息浓厚。且瘦西湖红桥地带酒楼繁多，形成了酒市的商业空间。“一缸雪酒三升水[5]725”“留恋红桥市酒香[5]725”“法海桥头酒半阑[5]493”均是红桥酒市文化的体现。此外清代人民的出游空间也进一步扩大，“小东门外小秦淮，画舫层层向午开。都从法海桥头去，霄市桥头盼不来[5]152。”通过法海桥与霄市桥的人流对比，描绘瘦西湖地区古桥繁多，画舫重重，市会繁多，人流密集的画面。

2.2.4 秦淮河

秦淮河是经过自然河流改造而成的人工内河，它属于南京地区的核心水域，拥有“南京母亲河”的美誉。秦淮河作为城市内部流动的通道，它从南京城区中蜿蜒穿过，通过“武定桥”“大中桥”“利涉桥”“朱雀桥”及不知名小桥将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多样的生活场景连接起来，成为人民交游、商业繁华的不二之选。在竹枝词中里秦淮河流域桥梁常常与“灯船”“歌女”“茶社”这类意象同时出现，它们鲜明地体现出秦淮河在当时茶馆遍布、娱乐消费的景象，且形成“夜市”文化，如“喜见石梁成利涉，凌波夜夜月明中[5]532。”展现了利涉桥夜间水面行进的“凌波”盛况。且秦淮河的“灯影”亦盛，从侧面反映秦淮河夜间经济的繁荣，桥上百姓出游均手持灯笼，形成“星桥”，桥下来往船只灯火通明，形成“火艇”，如沙张白的《秦淮竹枝词六首》：“水面灯连岸上灯，星桥火艇密层层[5]532”。

3 江苏竹枝词中桥的文学审美空间建构

文学地理学认为，第三空间是文学读者根据文学家所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所再创造的文学审美空间[16]45。“文本内的作者意图、读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意图，所有这些对于开放性的产生和定义都是不可或缺的[17]。”文学审美空间的建构离不开读者对文本的介入，它基于文学文本和读者阅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虚拟空间。竹枝词作为被艺术加工过的文学作品，江苏水域的诸多桥梁在经过诗人的艺术加工后，包含着诗人的思想情感及文化寄托，成为一种具有固定内涵的精神象征，经读者阅读再创造，形成了江苏竹枝词桥意象的第三空间——文学审美空间。

3.1 离别空间与隔河情结

桥是连接两岸的工具，桥的交通本质意味着通行，而通行本身就蕴含着离别与归来。但桥本身不属于任何一边，而是一个过渡性空间，这种空间特性，使桥成为男女离别相思的重要空间，桥既隐喻了夫妻离别时“将行未行”“已离未远”的缠绵情感，同时又是女子见到心上人归来、收到来信的喜悦情感载体。前者如王旻《竹枝词四首和顾伊人》：“郎心未识分离苦，容易行过宝带桥[8]332。”秦瀛《梁溪竹枝词》：“绾尽长条复短条，送郎又上木兰挠[5]749。”这两首诗均借桥这一载体，寄托思妇离别夫君时的缠绵不舍之情。薛兰英、薛蕙英《薛氏苏台竹枝词》云：“生憎宝带桥头水，半入吴江半太湖[5]286。”黄兆麟《苏台竹枝词》：“郎如宝带桥边水，日向东流去不回 [5]293。”则将离别情感延伸至桥下水，用桥下水的分流比喻离别思绪。后者如沈飞香《竹枝词》：“却喜出门南向望，郎舟系在小桥东[8]351。”桥连接了女子的“望”与心上人的“归”，承载着女子见到心上人归来时的喜悦与激动情感。

原始时期，江河湖海众多，桥梁建筑与造船技术尚不完善，出行交通极为不便，分隔两岸的男女因水体的阻隔导致相识与相恋异常艰难，只得隔河哀叹、遥思，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记忆，反映至文学中男女爱恋的“隔河情结”，在古代神话、诗歌中常有体现，如汉代文人创作的《古诗十九首》的《迢迢牵牛星》描绘的就是织女隔着银河遥思牛郎的愁苦心情：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18]399。

牛郎织女的神话最早起源于星辰崇拜，并无爱情故事，在汉代发展出男女相爱而不得相会的爱情故事，班固《西都赋》亦描绘：“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19]21。”在竹枝词中，如张芬《胥江竹枝词》：“九衢风月接江潮，野渡妖姬隔岸招。西子倾城枉遗恨，吴侬犹是醉春宵[8]237。”亦反映了这种男女隔河而不得相见的隔河情结。

随着桥梁建筑技术的逐渐完善，这种阻隔空间也被不断打破，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出现“鹊桥”这一载体，如沈清瑞《江山船竹枝词》云：“艳妆新妇蒙头坐，要借银盘当鹊桥[5]237。”将舟人男女婚嫁时的“坐浴盘”习俗比作鹊桥，用桥的连接功能来对抗水体的阻隔，得到短暂相会，表现男女偶合。因此“桥”又常常被认为是情人幽会，男女爱欲表达的空间。孔尚任《清明红桥竹枝词》云：“牵情桥上佳公子，不但魂消为丽人[5]725。”沈飞香《竹枝词》：“郎来行尽山塘路，绿水桥头是妾居[8]351。”金孟远《吴门新竹枝》：“悄立杏春桥上望，待郎串月夜归来[5]323。”均将桥作为情人幽会的“牵情”之所。

3.2 物感空间与叹逝书写

文学地理学强调时空并重，“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是互相生发的，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是互相依存的。没有时间，空间就是虚泛的[16]345”。江苏竹枝词中桥意象文学地理空间建构常常为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人面桃花型”模式，以同一空间的四季变化及古今变化为主。同一空间的四季变化与“物感”说关系密切，如《文心雕龙 · 物色》篇记载：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20]519。

四时风物变化，文人的情感亦随景物的不同而变化，引发对时间、生命的思考与反思，形成了“物—情—辞”的物感传统及以四季时序变化为基础的物感空间。

“物—情—辞”在竹枝词的体现，最具代表性的是蒋泰阶的《山塘竹枝词》：“诗情画景登时集，烟雨垂杨绿水桥[8]349”。蒋泰阶因眼前烟雨朦胧、杨柳垂岸的桥边美景引发“诗情”，创作竹枝词。而四季时序变化较有代表性的是春季。早春百花盛开，风景优美，常常引发文人春兴，如孔尚任《清明红桥竹枝词》：“扬州第一红桥胜，花柳清明无二时[5]725。”称赞清明红桥春景之盛。顾瑶光《虎丘竹枝词》“与奴访得春归信，还在彩云桥下寻[5]395。”描绘诗人因虎丘彩云桥边春归而喜悦。随着时间推移，百花凋残，文人又常常伤春，怕春归去，如董伟业《扬州竹枝词》：“红桥迟口莺儿懒，古渡香泥燕子肥。多少迷楼楼畔客，不思归去怕春归[5]154”。

而夏季高温湿热，酷热难耐，让人苦热烦夏，桥建于水体之上，桥洞的遮蔽作用与近水环境使得桥成为避暑纳凉的不二之选，在江苏竹枝词中多次出现，如梅花庵主人的《吴门画舫竹枝词》：

连朝酷暑太炎炎，何处风凉向晚添。道是万年桥洞下，抹和消遣最神恬[5]317。

夏封的《秦淮竹枝词》中也提到：“饭罢游人争打桨，招凉齐泊大中桥[5]417”。谢宗素在《虎丘竹枝词》也有相关描写：“桐桥进去是山浜，浜里停船趁晚凉[5]406。”描绘了人们夜晚在桥边停船纳凉的场景。

古今变化是指在大的时空背景中，由于时间推移而导致古今风物不同，以人文建筑为主，触及个体的生命有限而宇宙无穷的人生思考，哀叹时间易逝，人生短暂。这种“叹逝”书写在前人

诗歌中常常出现，以魏晋南北朝诗歌最盛，在江苏竹枝词中体现亦多，集中在对虎山桥、二十四桥、扬子桥等因战乱等原因而导致繁华不再的叹逝书写。

虎山桥畔的擅胜阁古代因结禅关而繁华，如今只剩残碑，让人唏嘘，成为苏州竹枝词较为典型的“人面桃花型”建构，如许兆熊《光福竹枝词三十二首》云：“虎山桥下擅胜阁，三关（明季僧名）曾此结禅关。今成野戍荒烟里，剩有残碑见一斑[8]253。（碑在虎山东岳庙侧）”徐坚在《光福竹枝词十首》亦有描写：“虎山桥畔擅胜阁，山色湖光四望开。旧址即今成野戍，晚风添得角声哀[8]251”。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二十四桥命名存有争议，最具代表的是隋炀帝游瘦西湖时，随行包括吹箫宫女二十四人，因此命名二十四桥，在清代小说《隋唐演义》中也有相关故事的概述：

时值四月初旬，早已一弯新月，斜挂柳梢，几队浓阴，平铺照水。炀帝与萧后的辇到了桥上，那桥又高又宽，都是白石砌成，光洁如洗，两岸大树覆盖，桥下五色金鱼，往来游泳。”炀帝于是“停辇下来，取两个锦墩，同萧后坐定。叫左右将锦褥铺满，众夫人坐定，摆宴在桥上。炀帝靠着石栏杆，与众夫人说笑饮酒。”萧后问：“此桥何名？”隋炀帝说：“没有名字。”夏夫人说道：“陛下何不就今日光景，题他一个名字，留为后日佳话。”炀帝于是低头一想，又周围数了一遍，说道：“景物因人而胜，古人有七贤乡、五老堂，皆是以人数著名。朕同御妻与十五位妃子，连朱贵儿、袁宝儿、吴绛仙、薛冶儿、杏娘、妥娘、月宾七个，共是二十四人在此，竟叫他做二十四桥，岂不妙哉[21]329！”

文人常常将隋炀帝出游二十四桥时的繁华得意与隋朝二世而亡相联系，今昔对比，形成叹逝，如王仲儒的《扬州竹枝词》：“当时帝子到扬州，二十四桥清夜游。玉骨香肤都化土，随风又入洗妆楼[5]152。”在《扬州杂咏》中也有关于二十四桥的叹逝书写：“尊前无奈可怜宵，般棹问行廿四桥。惆怅吴娥今老去，二分明月忆吹箫[5]179。”以二十四桥为载体，体现时光飞逝。

4 结语

本文以江苏竹枝词中的桥意象诗歌为内容，通过梳理江苏竹枝词中桥意象，进一步揭示江苏桥梁与人民的日常联系，如人民出游、交通的日常瞬间，建构起以交通、出游为主的文学地理空间和以离别、物感为主的文学审美空间，促进江苏水域文化具象化、可视化，推动江苏水域文化的文学景观建设，集中展现了桥空间的多样化诠释，为他人的地理空间建构提供别样的研究路径。

参考文献：

[1] 吴齐正．江南大运河古桥[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22.

[2] 周新成，张国林．姑苏桥文化[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 47.

[3] 王雨墨，杨雨．津桥意象的时空嬗变：唐代诗歌中的洛阳文化镜像[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46(05): 131-137.

[4] 王晓梦．中国古典诗词桥意象探析[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3(03): 38-45.

[5] 丘良任，潘超，孙忠铨，等．中华竹枝词全编(江苏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6+19+124+150+152+154+161+179+185+272+317+395+406+417+452+455+456+468+493+532+723-725+758.

[6] 赵明，等．江苏竹枝词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7] 林苏门，等．邗江三百吟等三种[M]．扬州：广陵书社，2005: 15.

[8] 苏州市文化局．姑苏竹枝词[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2：97+98+123+209+210+220+248+251+253+333+334+339+349+350+366+729.

[9] 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02): 35-43.

[10] 柴剑虹, 李肇翔.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1.
[11] 吴敬梓. 儒林外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王自立. 扬州盐业史话[M]. 扬州: 广陵书社, 2014.
[13] 顾禄. 桐桥倚棹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167.
[14] 艾衲居士. 豆棚闲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08.
[15] 李斗. 扬州画舫录[M].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
[16] 曾大兴. 文学地理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45+345.
[17] 顾明栋. 为何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论诠释的开放性与文本表意逻辑[J]. 文艺理论研究, 2022, 42(03): 80-89.
[18] 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9] 萧统, 李善.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0] 刘勰, 王志彬. 文心雕龙[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519.
[21] 褚人获. 隋唐演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29.